

Better

in

Better in Time

Time

爱与恨之间，
几乎没有距离。
我爱你，可我身不由己。
只能逃离。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无处可逃

wuchuketao

著

当我遇上你

百分百
大团圆结局
+
2万字
欢乐番外

当我 遇上你

Better in Time
无处可逃

wuchuketao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我遇上你 / 无处可逃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04-4316-9

I. ①当… II. ①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2401号

当我遇上你

作 者: 无处可逃

责任编辑: 丁媛媛

封面设计: 熊琮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 (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张: 20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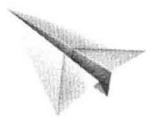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04-4316-9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01 我说了所有的谎	001
Chapter 02 Night•Moment	034
Chapter 03 怎么能忘	053
Chapter 04 Can You Feel My World	068
Chapter 05 夏天的风	091
Chapter 06 Secret	112
Chapter 07 忽然之间	140
Chapter 08 A Thousand Miles	174



Chapter 09 断点	205
Chapter 10 Nothing in the World	222
Chapter 11 你最近还好吗	243
Chapter 12 Better in Time	265
番外一 时光小偷	283
番外二 Mine Mine	305



Chapter 01

我说了所有的谎



“新总经理下周一就过来了。”

“我知道。”桑子衿眉头不抬，继续嚼着劲道十足的鱼丸。

Elle点了一份咖喱鸡排饭，才动了两三口就放下了，她见对方了无兴趣的样子，不禁有些失望，“全公司的未婚女都沸腾了，你怎么无动于衷？”

“真的有传说中那么帅？说不定下周一来的是个猥琐老头呢。”桑子衿深度怀疑。

Elle无力地翻了个白眼，“上周HR的建议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减肥可别走火入魔了，这块鸡排都不吃吗？”桑子衿毫不客气地将她餐盘里的鸡排夹了过来，含糊地说，“已经给答复了，我暂时岗位不变。”

“啧……”Elle摇了摇头，“你也太清高了吧！居然连主管都不做？！”

“我何德何能啊！做好本职就不错了。”桑子衿笑着吃完最后一口饭，“先走了，刚换了物业公司，我得去看看楼层保洁做得怎么样了。”

作为光科重工集团的一颗小螺丝钉，身份仅仅是office assistant的桑子衿有时候会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哆啦A梦。

“子衿，我们部有份快递丢了……”

“子衿，上次的表格你有备份吗？”



“子衿，这个发票的抬头对吗？可以报账吧？”

行政部不止一个桑子衿，可所有人都喜欢找她帮忙，因为她永远是态度最可亲的那一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光科重工这么多部门这么多同事，她陆陆续续认识了不少，关系还都不错。

“子衿，这么琐碎的工作你不嫌烦吗？”前些天一个同事跳槽了，临走前问她。

行政岗位的确是最琐碎、最吃力不讨好的，可她桑子衿既没有营销精英们巧舌如簧、千杯不倒的本事，也不像研发部的工程师们一样，个个名校海归。像她这样的普通人，就只能老实地做好本职了。

因是午休时间，走廊静悄悄的。阳光透过钴蓝色玻璃墙折射进来，又落在地上，明亮却并不炽热，桑子衿心情愉快地踏在光斑上，忽然看见会议室的门半开着。

难道保洁阿姨去打扫忘了锁门？

桑子衿疑惑着推开门，却发现会议室里分明有人。

一个年轻人正站在圆桌前，大约是想将投影仪和电脑连接起来，不过他弯腰调试了很久，始终没有成功。

“嗨，你好。”桑子衿走过去打了声招呼。

年轻人抬起头，他的肤色很白，又因为戴着金丝边眼镜，显得极为斯文秀气。

“苹果电脑不能直接连接投影仪，我给你找转换器。”桑子衿熟门熟路地在抽屉里找到转换器，好人做到底，索性替他将电脑连接好，又打开了投影仪，才笑着说，“好了。”

“你是哪个部门的秘书？”年轻人秀眉微微一展。

“我是行政部的。”桑子衿笑了笑，虽说这些活儿都是秘书们替老板做的，可是行政助理们就是秘书的秘书了。比如总经办高级秘书Elle，老是心急火燎地在会前打电话来求救：“救命！投影仪不亮了！”“子衿，PPT乱码了！”

她做多了，什么情况都遇到过，自然也就熟练了。

“谢谢你了。”他点了点头，温和地说。

“太客气了。”桑子衿心底揣测着或许是工程部新来的工程师，不然自己怎么从没见过他呢？

她轻轻带上门，正要离开，忽然看到Elle从电梯口一路狂奔过来，高跟鞋在大理石上敲打出清脆如雨落般的声响。她被这山雨欲来的气势给吓到了，不由站在原地呆呆看着她。

“喂，你怎么心急火燎的，出什么事了？”

Elle停下脚步，趴在她肩膀上喘气，身上飘来淡淡Poison香水的味道，“新老板来了。”

“真的？”桑子衿挑了挑眉梢，“那你还不回办公室去候着？跑这里来干嘛？”

“两点中高层会议，他直接来会议室了。”Elle踮起脚尖，隔着磨砂玻璃墙往会议室里张望一眼，“我赶紧下来了。”

刚才那个年轻人就是新来的总经理？

桑子衿有些怔住了——倒是真没想到。

其实公司里一直有传方嘉陵会来接班，但是小道消息也做不得准。

谁知还真是他——传说中PK掉了同辈堂兄弟数人，靠着在商场上杀伐决断、从不手软的作风空降至此的方嘉陵竟然长得这么斯文清秀。

诧异也就一闪而逝，桑子衿拍拍Elle的肩膀，“快进去吧，他在里边了。”

这一天下午，从上至下，光科重工像是被流言洗劫了。

无论走到哪个楼层，似乎都听到碎碎念和八卦的声音。

“看来这次是来真的了。”

“方总从同辈兄弟竞争厮杀中脱颖而出，这次是大好的掌权机会，是志在必得啊。”

“原新危机都拖了这么久了，恐怕马上就要动手了。”

作为一个勤恳做好自己工作的小职员，桑子衿自然没有公司战略部的同事们那么高瞻远瞩，她也不关心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专心致志地记录下需要维护的数台电脑，然后打招呼说：“明天会来维修，我先走啦。”

“还没恭喜你呢，哆啦A梦，马上就是经理了！要请客！”不知是谁这么消息灵通，拉住桑子衿嚷嚷。

桑子衿诧异，“谁说的？”

“别装了，我们老大说的，部门会议都通过了。”



桑子衿刚想辩解，电话响了，是老大打来的。

“子衿，到17楼HR那里去一趟，急事。”

她也没时间和同事们瞎扯了，急匆匆地就往电梯口跑去。

HR的办公室桑子衿这周不是第一次来了。

上一次，她平静地拒绝了升职的提议。

对方惊讶得差点站起来，“子衿，这次升职是你们梁经理推荐的。公司上下对你的表现都很满意，你能告诉我拒绝的理由吗？”

桑子衿有些犹豫，是不是要实话实说呢？

其实，她只是不想那么忙而已。

假如接受了administrative supervisor这个职务，就意味着加班是家常便饭，她喜欢在上班时间忙碌，不代表接受下班的时候还大堆事务缠身。

“另外，薪酬方面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她沉默着不开口，对方隐隐有些急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还是……算了吧。”桑子衿斟酌着说，“我这人，干干小事还行，要负担起一个部门了，真的不行。”

最后升职也无疾而终了。

回去之后，马上要调任的老梁气得冲她直拍桌子，“你到底哪儿不行了？我怎么没看出来？”

她唯唯诺诺地，被吼了两天，终于躲过一劫。

不知道这次又是什么事。

HR笑眯眯地看着她，“子衿，升职信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按照程序，还是得通知你一下。”

“我不是拒绝了吗？”桑子衿皱了皱眉，“公司不能没经过我的同意就随意给我换岗位吧？”

“话是这样没错，可是也请你体谅下我们的难处。”HR有些哭笑不得，“梁经理下周就要调职，你们部门上周还有老员工辞职，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你就代理一下吧。”

“况且是特殊时期，大家更要同心同德……”

“什么特殊时期？”桑子衿皱了皱眉。

“哦，你还不知道？”HR高深莫测地笑了笑，“慢慢会知道的。”

桑子衿回到自己办公室，所有人见到她都尖叫起来：“桑经理！请客！”

“你们这样老梁要伤心的。”桑子衿苦笑，一转头老梁笑咪咪地看着自己，她顿时有一种被陷害的感觉。

“桑经理当然是要请客的，不过今晚不行。”老梁抚慰众人，转而对桑子衿说，“晚上有给总经理接风的宴席，你也得去。”

桑子衿呻吟了一声。

“对了，现在餐饮后勤都是你分内的工作了，我可不管了，记得订酒店。”

前任老大潇洒地走了，剩下桑子衿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才记起来：“小郑，赶紧给总经办打个电话确认人数，订个包厢。”

有条不紊地布置完，她看了看腕表：下午五点十分。

原本这个时间，她已经能稍稍休息一下，顺便考虑晚饭吃什么了。

现在，她该怎么办呢？

接风宴订在了索菲亚酒店，七点整。

六点的时候同事们陆陆续续地走光了，桑子衿接过了老梁的内部网权限，一项项查看下周要完成的事项。

上边密密麻麻的备注让她倒吸一口冷气：总经理行程及车辆调度；日常行政考勤监督抽查；五一节日福利采购；物业公司试用期结束；新晋行政人员管理培训……

“你这不是坑我吗？”桑子衿连生气的力气都没了，“这节骨眼上让我当经理，我得几点下班啊？”

“你回家也没事啊！”老梁振振有词，“也就是个宅女，还不如趁着年轻好好拼事业。”

“谁说的？”桑子衿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前任上司，“我得回家陪女儿。”

“噗哈哈——”老梁把含着的一口水全喷了，毫无风度地瞪着桑子衿，“哈哈，桑子衿，别逗了，婚都没结，还生女儿呢！那我儿子不该打酱油了？”



晚餐预订的虽是七点，桑子衿坐老梁的车早早地赶到了酒店，确认了大包厢和相关的布置，正在订菜式，老梁打电话来，“快下来！方总他们来了。”

桑子衿匆忙下楼，老梁正站在大厅对自己招手，她连忙跑过去，看见门童正在迎客。

几位高层陪着方嘉陵走进来，方嘉陵礼貌地停下脚步，向老梁和桑子衿点头致意。

“方总好。”桑子衿跟在老梁后边，微笑着对方嘉陵打招呼。

“桑小姐，下午多谢你了。”

他一双明秀的眼睛隐在金丝边眼镜后，明睿而深邃，桑子衿忍不住微微一笑：“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分内的事。”

等电梯的时候Elle站在桑子衿身边，看样子是有很多八卦强忍着没开口。

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了。

里边只有两个人。

年轻的女孩子伸手挽着身边身材修长的男人，姿态亲密地低声说笑着，那个男人只是闲闲听着，嘴角的笑容不经意间带着几分散漫，大约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着实赏心悦目。

桑子衿正在打电话，手臂上忽然被人重重拧了一把，痛得她怒视身边的Elle。

“看！萧致远！”Elle瞪大了眼睛，抿着唇角口形不变，压低了声音说。

桑子衿怔了怔，下意识地抬头，无意间与萧致远的目光交错而过。若说长相，萧致远和斯文俊美的方嘉陵截然不同，他的肤色是健康的小麦色，甚至偏黝黑，五官硬朗明隼，面无表情的时候更像是一凿一刻的雕像。平常见惯了他报纸杂志上的不苟言笑，此刻这般的温柔让桑子衿眼角微微一跳，然而她只是转开了目光，甚至往Elle身后站了站，没什么表情。

和这个小角落里的轻微涟漪不同，前边的大人物们已经开始寒暄客套，场面异常融洽。

光科和上维是如今重工业领域并驾齐驱的两大集团，这几年彼此间明争暗斗，惨烈斗争中算是知根知底了。两家老总平日里也都是王不见王，像今天这样，方嘉陵刚上任就遇到了萧致远，消息一散播开去，足以让业界津津乐道很长一段时间。

桑子衿站得远，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只知道没两分钟，人群自动分开了一

条空当，萧致远带着女伴从容地离开了。

桑子衿没有转头，跟着Elle走进电梯，电梯合上的刹那，她看见那个女孩亲昵地将肩膀靠在了萧致远的肩上，不知说了什么，他便伸手揉了揉她的长发。

“萧少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了。” Elle走出电梯的时候摇头评论，“我还是更喜欢我们老板，从来都洁身自好。”

洁身自好也好，拈花惹草也罢，通通和她们小职员没关系。桑子衿坐在席间，却也不敢多吃，添酒加菜的都是她在伺候着，不过这样也好，躲开了一轮轮敬酒攻势。

新老总面不改色地喝下一杯又一杯，连脸色都没变。

桑子衿刚进门口，看见方嘉陵极优雅地拿毛巾擦了擦嘴角，或许还吐出了什么……她心领神会，对服务生说：“麻烦换下毛巾吧。”

其实她的声音够轻，不知怎么地，方嘉陵却好像听见了，斜斜看她一眼，薄唇边微笑和煦。

她回报一笑，走到自己位置上坐下，就听方嘉陵说：“今天谢谢诸位了。本想尽兴的，只是初来乍到，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我就先告辞了，各位慢慢吃。”

老板要走，加上有几位领导喝得也差不多了，桑子衿又从车队叫车过来，一一安排妥当。她多少也喝了几杯，不能开车，想就近在门口拦一辆出租车。走出去没几步，两道灯光直直射过来，晃得她闭了闭眼睛。

绿荫带下边停着一辆车，桑子衿在原地怔了怔，很快走过去，拉开后车门，坐了进去。

“送完人啦？”前边副驾驶座上的女人回过头，对桑子衿浅浅一笑，“老早看到你在门口送人呢。”

桑子衿弯起唇角笑了笑，“Iris，好久没见了，上次还没谢谢你帮我照顾乐乐。”

“太客气了。” Iris笑了笑，目光顿了顿，“萧先生也一直在等呢。”

仿佛直到此刻，她才注意到身边还坐着一个人，侧过头，冷淡地打了声招呼：“我以为你已经回去了。”

“嗯。”萧致远正在平板电脑上浏览邮件，头都未抬，“还有点事，就没急着走。”

司机将车子开到了路口的停车场，Iris先下车走了。桑子衿喝了些酒，觉得车



子里有些闷，伸手按下了车窗，随口说：“又换了一个？刚才那人是谁？”

他侧头看她一眼，淡淡地说：“朋友。”

桑子衿讽刺地笑了笑，也没再细问，只是靠着后座闭上了眼睛。

她实在是有些晕，喝下的那几杯都是白酒，虽然吐了许多在毛巾上，到底还是咽了几口下去。她酒量又不好，这会儿全泛在脸上，滚烫滚烫的，只恨不得司机再把空调打低一些。

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身边有人推了她一下，桑子衿睁开眼，两人的位置中间放着一个银色便携杯。

“喝了吧，会好受点。”萧致远似乎是想伸手摸摸她的额头，不过最后也只是将手放下了，解释说，“Iris留给你的。”

桑子衿拿起来喝了几口，竟是味道苦苦的凉茶。像是清凉的泉水浇灌下去，瞬间焦灼的食道和胃就好受了许多。她一口气几乎要把一整瓶都倒下去——假如不是萧致远打断她的话。

“够了。这么凉的东西你别喝太急。”

桑子衿顿了顿，几乎是同时，她也想起来，自己还在生理期。她放下杯子，想起自己工作上的调动，正踌躇着怎么开口，车子已经停了下来。

“我到了。”桑子衿一只脚踏出去，回头又说，“乐乐现在应该已经睡了，你不用特地去看她。”

萧致远微微眯起眼睛，笑了笑，“好，我知道了。”

桑子衿回到家。偌大的客厅里只亮着一盏灯，乳白色的沙发在灯光下泛着极柔和的颜色，阿姨从客房走出来，小声说：“刚睡着。”

她笑着说：“晚饭吃了什么？”

“她爷爷喂着吃了一碗蛋羹，半碗饭。”阿姨笑咪咪地说，“没什么事的话我走了。”

桑子衿送阿姨出了门，放下包就去看女儿。

这套房子是结婚时买的，一层两个户室打通。儿童房设在主卧里，桑子衿推开隐蔽式房门，因为乐乐怕黑，这里总是亮着一盏床灯，年轻的妈妈放轻脚步声，走到小床边，乐乐的辫子打散了，头发软软地铺在枕头上，抱着萧致远买给她的小熊，睡得正香甜。

她俯下身，亲了亲女儿的脸颊，然后悄悄带上了门。

洗完澡躺下，许是因为今晚应酬有些累，桑子衿很快就睡着了。往常她从来不敢睡得很死，乐乐有时候半夜会口渴，有时候会做噩梦，桑子衿早就养成了爬起来一趟，去看看女儿的习惯。

可今晚她似乎不需要刻意保持警醒，迷迷糊糊中被腹痛绞醒了，真的像是有一把匕首在搅自己的肚子。桑子衿在床上想了一会儿，记起那杯凉茶——刚才就不该喝得那么狠的。这一阵痛感过去，桑子衿缓了口气，忽然想起厨房有红糖，她挣扎着坐起来，却又不想离开温暖柔软的被子，呆呆坐了很久，才想起来阿姨都不在，只能自力更生了。

快要入夏了，家里的拖鞋已经换成了竹制的，赤脚触上去沁凉入骨，桑子衿不自觉地颤了颤，小跑到厨房，生姜红糖倒出来的时候手都在发抖。她冲开了捧着回房间，一口口将热饮喝完了，腹痛却没有预期般缓解，反倒更加厉害了。

家里的医药箱在哪里？哦……里边不会有止痛片的，桑子衿昏昏沉沉地想起来。她实在没有力气再爬起来了，于是躲在被子里，顺手摸了枕边的电话，拨了号码出去。

单调乏味的嘟嘟声，提醒她时间正一分一秒地过去。

在她觉得自己痛得要晕过去的前一刻，萧致远终于接了电话。

“萧致远……止痛片放在哪里？”

“子衿？”萧致远的声音从微带睡意很快就彻底清醒，“你怎么了？阿姨呢？”

“止痛片……我肚子疼。”

“我马上回来。”他很快地说，“你别睡过去，和我说话。”

“嗯。”桑子衿有气无力地说。

“桑子衿，晚饭吃了什么？”

“没吃什么，几口油焖茄子……红烧肉……”

“喝了多少？”

“一两口吧，都吐毛巾里了……”

萧致远挂着蓝牙耳机，一边引她说话，一边将油门踩到底，引擎轰鸣声中，他



还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她越来越低的声音。

“萧致远，我先睡一会儿……别和我说话了好不好？”电话那边的女声很虚弱。

萧致远忽然想到了那个晚上，他踢开她卧室的门，从床上抱起她，她在自己怀里，半睡半醒，“你让我睡一会儿好不好？”他怔怔地看着她，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几乎以为自己要失去她了，慌乱之下，竟狠狠地一巴掌扇过去，声音嘶哑地低吼：“桑子衿，你敢去死试试看！”

此刻他也不在乎会收到多少超速罚单了，只是想要将那种不安驱逐出去：“桑子衿，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他本以为她不会回答，可她昏昏沉沉间，答非所问：“是在回文城的路上……”

凌晨的街道漆黑如墨，唯有路灯蜿蜒亮着，仿佛是寂寞中的无声喧嚣。他的眼前是虚无的一切，时空仿佛被压缩到那一点，他“第一次”见她，而后一切的故事从那一点后展开，命运有时候真让人措手不及。

“子衿，乐乐马上就要生日了。想想怎么庆祝。”他从思绪中抽身，依旧耐心地同她讲话。

车子停在地下车库，他心浮气躁地摁下电梯，那个红色的数字不断跳跃，他却只觉得慢，再低头看了看腕表，离接到她电话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

穿过大半个城市，他一直在和她说话，十五分钟，他勾起唇角自嘲，大约这是半年来，他们说话时间最长的一次。

“子衿，你现在怎么样？”

桑子衿闭着眼睛，手机放在耳边，咬着牙说：“嗯……还好。”

她忽然间觉得有些不对……为什么声音这么立体生动？

额头上已经有温暖干燥的一只手覆了上来。

她睁开眼睛，萧致远已经挂断电话，伸手拨开她额前凌乱的发丝，声线柔和：

“有点发烧了，我们去医院？”

桑子衿有些艰难地喘了口气，“不行……乐乐一个人……”

“我让人过来照看她了……”他修长的手指在她唇上触了触，示意她不要说话了。

他正要抱她起来，忽然看见儿童房和主卧的隐蔽门已经打开了。

一个小小的身影赤脚站着，怯怯地看着两人。

蓦然间看见小女儿，萧致远唇角的弧度柔和许多，走过去抱起她，“乐乐被吵醒了？”

乐乐手里还抱着小熊，头发乱乱地披在肩上，扭着身子望向桑子衿，“妈咪，你怎么了？”

桑子衿不想吓到女儿，勉强坐起身，伸手说：“妈妈没事。”

小姑娘揉揉眼睛，在萧致远怀里挣了挣，大约是想扑过去。

“乐乐，妈妈工作一整天很辛苦，我们体谅下她好不好？”萧致远耐心地对女儿说，“爸爸抱你去睡觉，等你睡醒了，妈妈也就醒了。”

乐乐眨眨眼睛，她的睫毛和桑子衿的一样，又密又长，扑闪扑闪的，乖乖地点了点头。

萧致远将乐乐放在床上，俯身亲亲她的脸颊，低声说：“晚安。”

“爸爸，你要照顾妈咪……”乐乐抱紧小熊，在他临走前又咕哝了一句。

萧致远忍不住笑了笑，“你照顾好小熊，爸爸照顾好妈咪，好不好？”

回到主卧的时候，桑子衿已经缩回被子里去了。

他掀开被子的时候，或许是觉得凉，她依然往里边缩了缩。

萧致远皱了皱眉，从衣橱里找了件自己的大衣，盖在她身上，一把将她抱起来，大步往门口走去。

“萧致远，只是生理痛……你给我找些止痛药就好了。”桑子衿打了个哆嗦，半张脸埋在他胸前，低低地说。

他仿若没有听见，已经摁下了电梯开关。

门一打开，Iris匆忙出来，“萧总？”

萧致远微微颌首，这个生活助理高效到无可指摘，通常他只要说一句话，她便能安排好接下来所有应该做的事情。

“司机和车子都在楼下等着了。”Iris小心地退到门边，“我会陪着乐乐，明早把她送到老先生那边去。”

手背有轻微的刺痛感。桑子衿看着护士将针头插进血管里，细长的塑料导管管有一瞬间的回血，随即又被清淡的药液替代了，绵绵汨汨地流进身体里。



许是为了病人心情着想，医院的被子已经不是过去的纯白了，微粉的色泽，同整间房间的布置一样，温馨得像是少女的卧房。她听见萧致远的声音，就在门口的地方，正和主治医生说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床的另一侧微微凹陷下去，有人替她掖了掖被角，小心翼翼地，大约是害怕将她吵醒。

桑子衿翻了个身，腹痛已经缓解了许多，身上也不那么冷了，她低低地说：“谢谢。”

他坐在床边，看起来没什么表情，只是有些生硬地说：“你睡吧。”

桑子衿“唔”了一声，有些疲倦地闭上眼睛。

明明身体已经被透支完了精力，可她头脑竟异常的清醒。那个电话拨出去，她本以为萧致远顶多会不放心，让Iris过来看看。想不到他自己跑来了，还事无巨细地陪在这里照看自己打点滴……何必呢，彼此都独立惯了，她此刻真的不喜欢清醒着与他独处。

桑子衿辗转反侧了一会儿，索性坐了起来，看看窗外的天色，已经不是来医院时那样乌沉沉，几丝光亮渗透进来，将极致的黑染成了墨蓝，或许再过一会儿，朝霞就开始铺染了。

萧致远原本坐在沙发上看文件，见她坐起来，也没说什么，只是拿起了身边的绒毯，走过去拢在她肩上。

“有件事我要和你商量。”桑子衿靠着软枕，踌躇着说。

“如果是离婚的事就不必开口了。”他瞬间冷了眉眼，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不是。”桑子衿怔了怔，“萧致远，我升职了。”

他半晌没说话，末了，倒勾着唇角笑了，“你不是拒了吗？”

桑子衿微微张大嘴巴，工作上的事，他们彼此间从不过问。

他日理万机，自然不会同她说些她不懂的事；而她一个庸庸碌碌的小职员，他也没兴趣听她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哦，当然，其实何止工作呢？除了女儿，他们之间几乎不会开口说话。

“你怎么会知道？”

萧致远走回沙发上坐下来，视线没离开电脑屏幕，“萧太太，我不像你，对另